



周日名采

放假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報

mcwriter@appledaily.com
逢周日刊登

蔡瀾

學生和朝九晚五的白領，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大家都最討厭星期一。放假多好！玩一個夠，但是那可惡的星期一，把我們拉進痛苦的深淵。

我也度過長期上班的日子，那種對假期的渴望是多麼地強烈，令我決定一定要做一個不受固定時間束縛的人！一直往這方向努力，終於成功。

當今，每天都是星期天，我就不覺得放假有什麼珍貴了。雖然不必上班，也不算退休，我們搞創作的，沒有退休這兩個字，總會找些事來做，我現在的日子，忙過我上班的時候，一直覺得時間不夠用。

我們的放假，就是我們死去的時候，寫作人不會停筆的，問題在於有沒有人要求他們來寫，近來在專欄版上看到許多老朋友的文字，他們閒來總會動動筆。很少人能夠像倪匡兄一樣，說停就停。他說寫了幾十年稿，晚上作夢時，會出現一大堆格子，追着他討命。他可以不用寫，是因為他的興趣諸多，每天有不同的事做，上上網，已足夠他忙的了。

我想向他學習，但是做不來，我不是外星人，而且，我的書不斷地在國內出版，也有各個出版社要求我去做發表新書的宣傳，那幾百個讀者圍了上來，要我在書上簽名，我每簽一本，就看到花花綠綠的鈔票，那是多麼過癮的事。

主要的是我越老越愛錢財，因為我越老越會花錢，沒有滿足的一天。相命先生曾經說過，我花錢的本領比我賺錢的厲害。別人罵過，你這是勞碌命，我聽了笑嘻嘻，不勞碌多無聊呢！

拜賜馮康侯老師的教導，令我學會寫幾個字，我當今一有空，還是不斷地學寫字，近年來對草書發生濃厚的興趣，每天不拿起筆來練，也多讀草書的名帖。草書這種千變萬化的造型，比什麼抽象畫還要好看。

又在各種機緣下，讓我在榮寶齋開了一個書法展，而且銷售得不錯，現在香港的榮寶齋又邀請我去辦一個。這也好，讓我有多一點時間寫多幾幅。最近常作的是一些遊戲的文字，也用草書寫了憶老友，內容是黃霑兄的歌詞《滄海一聲笑》。另外用行書寫《獅子山下》和《問我》，地下又鋪滿一張張的宣紙，都是自己覺得不滿意的，家政助理每天拾起來丟掉，不知道我這個瘋

子為何那麼不環保。

買賣方面，我還是不停地研發新的產品，「抱抱蛋卷」加了蔥蒜味道在傳統蛋卷裏面，吃過的人都說好。另外和上海的管家兄合作，推出「管家的麵」，他是一個麵條達人，生麵做了一頓頓地拍賣，也被搶光。我叫他做乾麵，他說要研究研究，這一研究就是三年，我從來沒有催促過他。

當今產品做了出來，麵條只要放進滾水中煮兩分鐘，在碗中放我做的豬油，撈出後拌了一拌，再淋我認為最好的「老恒和」醬油，是一個天衣無縫的配合，大受歡迎。

但為什麼在香港買不到？這是我的薄利多銷宗旨，一切用最好的材料，成本一定很高，「老恒和」醬油一小罐已要賣到人民幣三百元，我們用的是小包，也不便宜，所以也只有用郵購的方式才有一點點的利潤，如果在什麼超市上架的話，對方至少要抽三成。我不想賣得太貴，也只有用郵購這個方式出售，而食品類是不寄到香港的。

目前正在開發的有英式甜點 Short bread，試了又試，扔了又扔，做這產品的是一位我在微博上認識的網友波子小姐，她差點給我弄得瘋掉。

每一樣產品都賺一點點，我常常說的，有賺好過沒賺，不虧本的話，已是樂事。

太多的念頭，很少的時間，我根本沒有辦法停下來，老天還是對我很不好，讓我在冰上摔了一跤。小腿有兩根骨頭，粗的沒事，細的那根裂了，至少要三個月才能縫合起來，在醫院中休息了一陣子，終於可以實行我的另一個願望，那就是寫一個長篇。

雖然當今在家靜養，但是也靜不下來，我想我要去一個不受干擾的地方，才能完成。有什麼好過去日本，一面浸溫泉一面寫呢？

每逢農曆新年，一群和我到處旅行的朋友，一定要我舉辦新年團，農曆新年有些人在正日要陪家人，有些要過了正日才有空，所以通常我會辦兩團。這次決定去新瀉，這個一直被大雪封閉的鄉下我很喜歡，別人回去後，我留在那裏住一個長時期，才可以放自己一個長假。

但是什麼叫假期？還不是每天喜做些事？我這一生，和假期無緣。